

斋月在土耳其（4）：伊兹密尔，以弗所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6-19 07:15

陆陆续续写这些很私人的旅行回忆的一个原因是我手机上的一个app一直每天提醒我，对比去年这个时候，我今天才走（跑）了多少公里路，似是暗示和嘲讽我，年轻人，你今年好差劲，每天从客厅沙发到卧室的床上，来来回回走了不到17米，你看看你去年的今天，可是走了7公里路哦。废话哦，我去年大部分时间在外边旅行，今年关在家，能一样么？所以除了开始每天跑步之外（看了下数据，过去一个月我每天连走带跑平均10.4公里），然后把去年的一部分旅行记录下来，算是再神游一遍吧。

从孔亚坐夜班火车到伊兹密尔，一夜之间从干燥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到了地中海沿岸，我一早从车站出来，空气潮湿，甚至有些粘腻，路两边有郁郁葱葱的绿植，因为是开斋节，很多店铺暂时关掉了，天刚亮不久，路边的猫狗可能多于行人。

先出场的当然是猫

我为了节省时间，没有沿着地中海岸线走，沿线都是度假旅行的地方，从安塔利亚，到费特希耶，到Marmaris，到Bodrum...一直到爱琴海旁边的伊兹密尔，好多欧洲人还有俄罗斯人在这些海边小镇买了房子度假用，淡季里一些拿三个月旅游签的背包客听说还有用帮忙照看房子的方式换取住宿。

赶上开斋节，土耳其很多地方的公共交通免费，伊兹密尔市内轻轨公交轮渡随便坐，去旁边80公里外塞尔柱的以弗所Ephesus罗马遗迹的火车也是免费的，便宜了我们这些游客。我住在一个青旅里，同屋有一个韩国大叔，在外边旅行一年多了也不回去，还有个英语也说不太好的日本大叔，在厨房做饭的时候还认识了一个刚高中毕业的英国男生，攒了钱，出来旅行，之后想去中亚那边，gap year越来越早了，面对对世界异常兴奋和期待的年轻人，我感觉自己在一层一层地老掉。

市里的游客和本地人到市中心Konak海边，白天因为炎热的天气，少有店铺营业，显得略萧索，本地人要等到下午之后才从家里出来，涌入路边的饭馆酒吧茶摊，靠近海边的草地以及堤岸上也坐满了闲聊，钓鱼还有嗑瓜子儿的土耳其人，卖贻贝米饭（midye dolma 米饭塞进贻贝里，挤上柠檬）的小贩穿梭其

间。

中国人之外，我还没见过这么喜欢嗑瓜子的民族，当然之后是遍地的瓜子皮儿。

我上午在老城区溜达，在一个原来的驿站caravanseri（土耳其语是Han）前边看到一个导游带着一个旅游团，说啊今天不开门，然后凭空讲解了历史和里边有什么。然后看到一只猫在路边蹲着，就坐在旁边看猫，听到两个男人说话，他们注意到我，给了我一个土耳其芝麻圈（simit）吃，问了才知道他们两个是叙利亚人，好朋友，之前都是难民，现在一个在土耳其工作，另一个到了德国，假期特意从德国飞过来看望他的朋友。

就是这只猫在被我看和看我

因为邻国叙利亚的局势，土耳其收置了两三百万叙利亚难民，在15年的欧洲移民危机之后力所能及地把难民暂时挡在了欧洲境外，也有欧盟的援助还有其他承诺，但依然有不少难民通过人口贩子想办法从伊兹密尔或其他口岸坐船到对面的希腊，进入欧洲，然后再前往德国等其他国家。加拿大这边自从15年自由党上台之后也开始专门接受叙利亚难民，数据里说到19年四月份有六万多的叙利亚难民落脚到加拿大。

我一个朋友还在一个给这些难民开设的英语课上志愿做过老师，她自己是菲律宾和伊朗混血，出生在菲律宾，在德黑兰读的大学，后来辗转到加拿大，她是同性恋，无论在保守的天主教菲律宾还是伊斯兰教的伊朗都是很难生活的，后来和在英国读硕士时认识的女朋友选择定居在加拿大。有次在她住的城市转机，还被她们俩收留了一夜，后来到伊朗从伊斯法罕给她寄了明信片，说我在伊朗了，我们曾因为护照和签证还有其他社会问题，共同抱怨过加拿大人英国人等怕是不知道自己出生就带有的一些优势

privileges。

土耳其靠着欧洲那么近，16世纪帝国的版图曾经包含部分匈牙利，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今天曾经是领土一部分的邻国保加利亚早已是欧盟成员国，而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道路却一直坎坷，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今天，很多土耳其人怕是已经对其丧失了兴趣。

我在伊兹密尔的第三天和一个台湾朋友到伊兹密尔海港对面的一处浴场游泳，我光着膀子在海里扑腾，看到岸边几个裹着头巾的女生，好像是一个年轻的妈妈还有她的妹妹或者女儿们，旁边还有她们的家人，男人们早就下水了，她们一开始在岸边犹豫地看着，见到我还好奇，听说我是中国人就更好奇了，只是英语不好，只说得几个单词，多是掩面害羞地笑，后来她们也下水游泳了，但在海里还是裹着头巾，穿着衣服，但至少玩得很开心。我问她们哪里人，说是叙利亚来的，想来也是难民，土耳其的叙利亚人还好，没有安置在难民营里，我听过一些在对黎巴嫩叙利亚难民营的采访，那里的孩子如何呢？比如教育怎么办？叙利亚难民几乎占了黎巴嫩四分之一人口，难怪要受到本地人的敌视，能拿到其他西方国家的难民身份辗转逃离的家庭想必也不是最差的，更多沉默的声音怕是永远听不到。

中午之后天气热起来，我就钻进了伊兹密尔的考古博物馆，旁边还有一个民族博物馆。小亚细亚爱琴海岸这片地方有很长的历史文明，伊兹密尔，以弗所，米利都等其他一共12个城邦从古风时期（古典希腊之前）之前就形成了一个说希腊方言的爱奥尼亚城邦同盟，一直到罗马时期，今天伊兹密尔在希腊语和其他一些语言里依然被称为它原来的名字Smyrna，今天提到爱奥尼亚更熟悉的应该是古典建筑的柱式（Ionic order），柱头有一对向下的涡卷装饰，塞尔柱的以弗所遗迹不远还有一个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的阿耳忒弥斯神庙（Temple of Artemis），据说是最早使用爱奥尼克柱式的著名建筑，可惜今天只剩下一点点遗迹，唯有残存的柱身柱基，神庙的地基洼地雨后积水，我看到一些天鹅和鸭子在游泳。

伊兹密尔考古博物馆内

位于塞尔柱的阿耳忒弥斯神庙，有鹅，柱头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鸟窝

爱奥尼亚地区这些城邦还出了很多古希腊哲学家，比如西方哲学史常提到的第一个哲学家，来自米利都的泰勒斯，古风时期的希腊哲学秉持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爱追索物质本源，泰勒斯主张水是万物的本源，

还有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等，出身于以弗所的则有赫拉克利特，这些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的许多思想，比如理性主义，自然主义，逻各斯，辩证法等等一直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

伊兹密尔的希腊人口在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人口大交换之后所剩无几，而奥斯曼时期的伊兹密尔人口在一些统计中希腊裔常常能占到一半，甚至比土耳其人还多，因为是港口城市，商业繁茂，还有很多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1919年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战争开始，1922年土耳其军队重新夺回伊兹密尔，战争事实上结束，伴随着还有造成众多死伤的一场大火，以及对亚美尼亚和希腊社区的彻底毁坏，逃难的人就更多了。

从博物馆出来之后回青旅休息了会，下午暑热褪去之后，人渐渐多了起来，很多人铺开一块布和家庭朋友一起坐在海滨步行道旁边的草地上，今年这样的疫情，想是没有这样的条件了。

第二天坐火车去以弗所，大概一小时的行程，罗马古迹门口挤满了游客，看到很多打着遮阳伞的中国人。以弗所在罗马治下曾经是一座辉煌的城市，所以今天还留有这些占地面积巨大的遗迹可供观瞻，不至于完全湮没，当然很多都是后来从19世纪开始的考古发掘中复建起来，如Celsus图书馆，还有罗马城市配备的半圆形剧院。这座城市曾经是靠海的港口城市，但随着河流泥沙淤积，不复交通之便，便逐渐衰落下去，今天从信息牌和石头的形迹里还能追索一些过去，如果对罗马建筑和艺术史或城市形制有兴趣，大可以兴致盎然地看上一天，哈德良神庙，柱廊，市场，拱门，浴场，圆柱，喷泉，石棺....还有导游都会带着游客去的罗马时期的卫生间。

Celsus图书馆

Celsus图书馆门廊顶部

喂猫喝水要紧

哈德良神庙

市场遗迹

到处都是的圆柱和柱头

从罗马遗迹出来之后，我在以弗所城市里逛了逛，尽量躲着太阳沿着路边树荫走，好在这里绿植繁密，尤其是桑葚树，沿着干道两边排列，高处人够不到的桑葚熟透了自己掉下来，人行道被涂抹得像人被揍了之后的淤伤。遗迹附近都是农田和果园，春夏之际是果实上市的季节，在水渠旁边看到一家人把刚刚从桃园摘好的桃子分筐装好放在车上，那个爸爸看到我在看他们，差使他的孩子跑过来给了我两颗桃，我咬开了，好甜啊。

桑葚树下的路面

给我桃子的土耳其人

本来开斋节除了外国游客在外边不知疲倦跑来跑去，本地土耳其人大部分都在放假休息，有些餐馆都不开门，怕是只有农民还在劳作，好在辛苦换得一粒一粒可见的果实，这么让人高兴的事情，被我这个陌生路人瞥了眼，就开心地分享给我。

进入度假模式的土耳其人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野餐，一家人找个没人的地方铺开坐下来，也不挑地方，我在马路边上隔个几米就看到土耳其人团坐在一起，从车后备箱里搬出来一套消闲和饱食的东西，煤气灶，煮茶和咖啡，一盒一包的水果，很大的红樱桃，桃子，西瓜，青梅，还有其他零食，当然少不了瓜子。

我在路边树下休息，一家土耳其人在对面停好车，拎着小煤气灶过马路，很快就放好了水果和零食，然后妈妈开始生火煮咖啡，当然又被我看见了，然后给我递咖啡，递樱桃，递饼干，一家人，爸爸妈妈，一个小男孩和两个小女孩儿，我们语言不通，靠着谷歌翻译交流了，他们是从一个60多公里外的地方开车过来的，我说就是为了来这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路边野餐啊，他们说是。小男孩倒是羞涩，不说话，一直给我递樱桃，我的土耳其语只会说谢谢，teşekkürler。

机器翻译倒也可靠，大概会抓住对方要传达的信息，虽然常常如课本上学来的语言，一种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我们在生活中不会这样说的感觉，尤其是机器翻译常常是字对字的，一些一词多义的单词常常不顾上下文义旁枝侧翼出一个不和谐的含义，所以这一家土耳其人常常脑袋凑在一起分析我手机上刚从英语翻译过来的话是什么意思，然后其中一个会啊眼睛突然明亮了一下表示自己懂了，然后解释给其他人。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哪怕是对着机器翻译，因为有语境，也可忽略了错误，奥卡姆（奥卡姆剃刀法则那个14世纪逻辑学家奥卡姆的威廉）的语言学理论中详细比较了mental language和日常使用的语言，mental language或者概念只能是唯一和不可改变的，断不会出现比如狗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日常语言（奥卡姆所谓的conventional languages）里有不同的表示(狗，犬，dog, chien....)。可是概念这个东西，如果不说出来表示出来，又怎么会有别人理解呢？话说回来，语言本就是缺陷制品，物尽其用是不可能的，词不达意倒常见，所以歌里唱明明白白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一片冰心在玉壶，就是说不出来心里究竟想说什么。又因为散布广居在水草不一的世界各地，逐水草而居的人类便也说着不同的语言，但那个说不出的概念真的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可以被证明的么？世界各地都有灰姑娘故事，甚至连水晶鞋的元素都会出现，可是为什么不同地域民族宗教或者人之间的理解又常常是如此困难呢？奥卡姆是方各济会的修士，在他死后一个多世纪后，欧洲人和基督教到达了新世界，开始就否奴役那里的印第安人展开争论，在一些欧洲人看来，这些原住民显然不能视为一个完全的人，他们是否有灵魂还存有疑问。

和这家土耳其人招手告别之后，我沿着一条缓坡路到了一个清真寺，İsa Bey Mosque，塞尔柱突厥进入安纳托利亚之后很快就分裂成了大小不一的各个突厥贝伊国（Anatolian beyliks），直到其中的奥斯曼部落崛起，所以这个清真寺也和后来奥斯曼时期的形式不大一样，在14世纪晚期建造（1374-75），有两个大小一样并列的圆顶，不同于之后用大圆顶和小(半个)圆顶搭配的方式，建筑师是来自叙利亚，似乎也参考了大马士革倭马亚大清真寺，但规模要小太多，毕竟一个小贝伊国，清真寺本身长方形布局，附有庭院，庭院内还残存着一些圆柱，最早应该也有类似的柱廊。大马士革的清真寺经历了罗马朱庇特神庙，到圣约翰（施洗约翰）大教堂，再到倭马亚清真寺的转变和改造，İsa Bey 清真寺旁边有一个使徒约翰的教堂，据说他死后葬在那里，今天只有遗迹，İsa Bey清真寺很多建筑材料应该就有从那里挪用过来的，更不用说旁边还有以弗所罗马遗迹和阿耳忒弥斯神庙，很多石料资源可以用，清真寺所用圆柱的柱头形式不一，有希腊科林斯式，罗马混合式（科林斯和爱奥尼克），还有伊斯兰教自

己的穆喀纳斯柱头，就地取材，不在乎取人之长，也不妨碍发挥自己特色，曾经的伊斯兰教本身连同教义都是这么生猛发展起来的。

İsa Bey清真寺庭院

左边的圆柱是罗马混合式柱头，右边是雕饰穆喀纳斯的柱头

可惜我石头看得多了，就没有接着去圣约翰教堂遗址参观，门口坐了很多土耳其闲人，一个大叔凑过来，手里递过来几枚硬币，也不知年代，问我需要么？像回到了国内，有历史和文明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拜占庭时期的一处沟渠遗址，也用作鸟窝了

下午回到伊兹密尔，坐了免费的轮渡港湾对面，节假日，人挤人，像逛庙会一样。认识了一个台湾人，在土耳其工作，住在布尔萨，来伊兹密尔旅游，我本来也想去那里看一下，他说他第二天和朋友去游泳，然后他的土耳其朋友开车送他回布尔萨，他问了朋友，可以带上我，但也要付点车费，我自然没问题。第二天一早收拾了东西，从车站出来，见到了他们，他是台中人，我说我三月份还在台湾，两周环岛了一圈。

人都在海边

我们去了一个收费的海滨浴场，这边已经远离了伊兹密尔市，很安静的海面，人也很少，我不习惯在海里游泳，太咸了，躺在沙滩晒太阳，他朋友的妈妈带了很多好吃的，嘱咐我们一定要吃完，我好饿，当然不客气，还有大樱桃在。

人不多，可能因为水还有点凉

之后就上路告别了伊兹密尔。如果没有遇见这个台湾男生，我可能会想去加里波利半岛对面的恰纳卡莱 Çanakkale，倒不是为了特洛伊木马，而是那里是一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登陆作战的地方，我4月份在惠灵顿的国家博物馆(Te Papa)里看到整整一层都给了关于这次战役的展览，对于新西兰人来说，这次战役是创伤，但对于新西兰这个在世界视线之外的国家，它又被视为是塑造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的重要事件，相比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把11月11号确定为一战纪念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则选择4月25日这个登陆日作为对一战的纪念（今年因为疫情自然也取消了集会纪念的活动）。但对土耳其人来说，一战开始之后就节节溃败的奥斯曼帝国只有在这次战役中才取得了一点胜利，而指挥作战的正是日后的民族英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我只是好奇，土耳其对于这次战役的叙事会与我在新西兰看到的如何

不同呢。

但我没时间了，我要赶去布尔萨，那里是奥斯曼帝国开始的一个地方。

